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丁玲——二十世纪飞蛾扑火般追求真理的女性作家，
她的受难史、抗争史、创造史。

丁玲

第一枚书签

如磐匡夜擁重搖蕩柳春
風草九秋潮怒戲塵情怨
絕丁憐無女雄高五



人民日报出版社

涂绍钧
著

丁玲

小说、散文、诗、杂文、回忆录

涂绍钧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 / 涂绍钧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80208-724-8

I. 纤…

II. 涂…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395 号

书 名: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

出 版 人:董 伟

作 者:涂绍钧

责任编辑:银 河

封面设计: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4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1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360千字

印 张:30

印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8-724-8

定 价:65.00元



631	“平战九日令”	章一十第
181	交益州四	章二十第
991	路前日流铁板	章三十第
002	交西会国路西	章四十第
842		章五十第

目 录

272	世 并	章六十第
000	土同十桑	章七十第
726	界出向去	章八十第
020	第一章 伶仃孤女	001
282	第二章 少年叛逆者	003
101	第三章 展翅高飞的鸟儿	020
254	第四章 闯荡北京	030
445	第五章 初登文坛	043
104	第六章 出版《红黑》受挫	062
474	第七章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084
	第八章 踏上新的征途	104
	第九章 身陷囹圄	124
	第十章 抗争在魑魅世界	135
		144



第十一章	“今日武将军”	163
第十二章	初抵延安	181
第十三章	奔赴抗日前线	199
第十四章	西战团在西安	230
第十五章	窑洞岁月	248
第十六章	转 折	275
第十七章	桑干河上	300
第十八章	走向世界	327
第十九章	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	350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385
第二十一章	到北大荒去	401
第二十二章	把心磨出厚厚的茧子	425
第二十三章	太行山下	442
第二十四章	重返文坛	461
尾 声		473
后 记		474



引子

1975年5月18日。北京秦城监狱。

一条长长的甬道。一名高个子军人走动的背影。一串“嚓嚓、嚓嚓”皮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在长长的甬道里沉沉回响。走到甬道尽头，他向立在甬道里值班的女看守示意，打开一间单人囚室。

高个子军人：“7054号，收拾你的衣服、用品，跟我来！”

囚室里，鬓发斑白、倚在床头看书的老年女囚摘下老花镜，迟疑地抬起头来说：“换号子吗？”

高个子军人：“不该问的别问。动作利索一点！”

女囚怔怔地：“是。”

不一会，女囚提着一个小旅行袋，跟在高个子军人身后，来到一间办公室，低着头立在墙边。

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位五十来岁的监狱首长与高个子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一边用铅笔轻轻敲击着办公桌上的那块大玻璃，一边说道：

“你就是丁玲？坐吧。”

丁玲微微抬起头来，轻轻“啊”了一声，仍站在那里。

监狱首长：“进来五年了吧，嗯。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你被释放了。”

丁玲一惊：“是么？”

那位监狱首长点了点头，又说：“你的问题，专案组已有了结论，因为没有发现新问题，给出路嘛。”

高个子军人走近办公桌。拿上一份早放在桌上的铅印件，对丁玲说：“这是释放通知书，你签字吧。”

丁玲缓缓地从小口袋里掏出眼镜，坐下来伏在茶几上，颤颤巍巍地在那份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轻轻问：

“回北大荒吗？”



监狱首长：“不，政府决定将你们这批人养起来，安置在哪里，到了那里你自然会知道。”高个子军人接过丁玲签好字的通知书，说：“喝点水吧，我们马上就上车。”

丁玲：“谢谢！”

一辆军用吉普在山区公路上疾驰。

车内，司机旁边仍然是那位表情严肃的高个子军人。丁玲坐在后座上，身旁还有一位穿着军便服的年轻女狱警。

丁玲不时地把目光投向车窗外，望着葱翠的群山，眼中隐隐漾出一丝神采。汽车颠簸着，慢慢地，她仰身后靠，微微闭上了眼睛……

丁玲暗自思忖：“奇怪，漫长的铁窗生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好突然啊！没有发现新问题，是什么问题把我抓进来？五年，那是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啊！又要把我发配到哪里去呢？我从小就是一个伶仃孤女，难道命里注定要终身飘零么？陈明，你在哪里？唉，是眼睛出了毛病吗？为什么眼前常常是一团白雾，一团拨不开的白雾？这团白色，不能不勾起我无限的思绪，让我想起儿时我父亲死后那满屋的一片白色，想起我那不幸的母亲，想起我漫漫七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第一章 伶仃孤女

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

两扇漆黑厚重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

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

灵牌后面，黑纱悬绕的镜框里，蒋保黔身着东洋学生服，英俊年少。

灵堂前，八个道士分立两旁，正做法事。

少顷，门外爆竹声骤起。几位绅士模样的人鱼贯而入。

身穿孝服，坐在堂屋太师椅上守灵的死者的两位堂兄蒋保川、蒋保滇起身迎客。

蒋保川：“高大人，张老爷，请，请！”

蒋保滇：“林少爷，王相公，请！秋蝉、菊香，看茶！”

女佣秋蝉等执茶托献茶，众人入座。

绅士甲：“二位老爷，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三老爷怎么这样就——”



丁玲的父亲蒋保黔，1904年留学日本

绅士乙：“保黔兄英年早逝，可惜，可惜，一个人才啊！”

绅士丙：“可不是？前两年我们去东洋留学，学友中就数他多才多艺，





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壮志未酬，遗恨九泉哪……”

蒋保川：“多谢各位赏脸。人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办法的。只是他这样撒手一去，留下孤儿寡母，作孽啊。”

众人作悲戚状，连连摇头。

绅士甲：“三太太呢？”

蒋保滇：“我三弟命里不该绝后，三太太又怀上了蒋家的血脉，在内房歇息。”

绅士乙：“如此说来，我等前来吊唁蒋公，也该给二位老爷道喜了，蒋门祖德阴功，继业有后啊！”

蒋保川：“道什么喜呀，三弟欠下这一屁股账去了，三太太将来拖着一双儿女，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绅士丙：“保黔兄多少给三太太留了几个吧，再说，他名下不是还有三百多石田产么？”

蒋保川：“哼！三百多石，恐怕三十多石还不到了呢。唉，想我们蒋家，世代为官，享尽了荣华富贵，二房的这一份家业，想不到竟败在他手里。你们想想看，他生前虽开了个药铺，自己也常给人看病，遇上揭不开锅的，不但汤药钱全免，还得倒搭上一两块光洋，对吧。再加上两口子都不会理财，家里天天牌九不断，烟灯都要三四盏，坐吃山空，再大的家业也要败啊！”

众绅士听罢，慌了神，忙问：

“那，欠我们的光洋呢？”

蒋保滇：“各位老爷，这个嘛，请尽管放心。他名下虽然田产不多了，还有几十间房产呢，不是钱么？”

蒋保川：“对，也不光是欠各位老爷的，欠我们本家兄弟也不少呢，只要我们有，少不了各位的。”

祭幛后，女佣么妈在偷听。

绅士甲：“好！如此说来，我等就放心了。”

众绅士：“对，放心，放心。……”

灵堂里，法事又起。

2

蒋家三太太余曼贞卧房。

富丽堂皇的红木家具。宽大的雕花床上，头裹白绸带的三太太悲戚的倚靠在床头，苍白的脸上满是泪痕。

一个约摸四岁的小女孩，穿着孝服孝鞋。两个翘起的小辫儿上扎着白色的绢花。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金毛小洋狗，走到妈妈床前。曼贞伸手搂住女孩的头，脸贴着女儿的脸，眼泪又夺眶而出。

“姆妈，你怎么哭了？”

“瞎说，妈哪里哭了？”

“骗人，姆妈眼里还是湿的呢！”

曼贞用手绢擦了一下眼睛，说：

“冰之，你去把么妈叫来。”

“呃！”

么妈和秋蝉双双来到曼贞床前：

“三太太。”

曼贞松开怀里的孩子，问：

“么妈，刚才谁作吊来了？”

秋蝉：“以前常来打麻将的高大人、张老爷他们。”

么妈：“呸！都是些白眼狼，作鬼吊，来讨赌账的。”

曼贞：“啊！大老爷，二老爷他们怎么说？”

么妈：“别提了，听大老爷二老爷的口气，将来三老爷名下的田产、房子，恐怕都保不住呢！”

秋蝉：“这些人真没良心，三老爷升天还没两天呢！”

曼贞：“你们别说了，账，俺一定都还。”说着，眼里又涌出了泪水。

么妈：“三太太别伤心，莫动了胎气。古人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还有一对儿女呢。”

外面，爆竹声又起……

3

蒋家阴森的上堂屋。供案上仍是蒋保黔的灵位、遗像、长明灯。四壁祭幛、挽联已取去，露出一幅幅抱柱鎏金长匾。

中堂屋八仙桌上，是一席颇为丰盛的酒菜。秋蝉、么妈在一旁忙碌。门帘掀起，曼贞从屋内走出，说：

“秋蝉，家里的几位叔叔伯伯都请到了吗？”

“三太太，都请了。就会来。”

“笃笃笃！”有人敲门。

冰之忙跑过去开门，叫道：“大伯，二伯！”

“冰之乖！”蒋保川、蒋保滇等几位本家和太太走进门来。

曼贞：“喏！客人都到齐了，伯伯叔叔婶婶们都入席吧，今天是宗大满月，请各位来喝杯薄酒。”

来者中两位太太扫了桌面一眼，相对撇了撇嘴，作不屑入席状。

蒋保滇：“三太太，酒嘛，我们今天不喝，坐一坐吧。”

众人入席。

蒋保川：“保黔走了也快几个月了吧。三太太，他欠的那些账，你是知





道的，人家高大人、张老爷那边逼得紧，我们不好交代啊！”

另一本家，嗓门更粗：

“什么时候还钱，说个准日子吧。”

一位太太说：“是呀，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三太太，您也是知识分子礼的人哪……”

曼贞此时立在一旁，一手搂着冰之。待他们说完，缓缓地说：

“各位叔叔伯伯请放心，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古之常理。我们孤儿寡母就是典房子卖田，也一定会把保黔留下的账还清。”

蒋保川：“好！痛快。到底是书香之后，说一句就是一句。”

曼贞：“看起来，这蒋家我们是没有福分住下去了，我打算带着孩子回常德娘家去。大伯、二伯，保黔名下还有三十几石田地，只留几块坟地，其余的，加上这所房子，全托二位典卖。反正这些原本是蒋家的，我分文不要，不够，我还有一点陪嫁首饰，也全搭上！”

蒋保滇：“三太太，保黔欠的账嘛，我心里有数，这田产加房子，里里外外我看也差不多了，哪能动用三太太的首饰呢！”

“是啊，三太太您今日个又何必这么认真呢？怎么说，大家还是个‘蒋’字掰不破嘛！”两位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推推搡搡把男人推出了门。

么妈“砰”的一声关上门，牵着冰之的手说：“呸！看你这些没良心的叔叔伯伯们，你爹在世时，天天来吃来喝来赌；人一死，一个个就六亲不认了！”

冰之不解地望着么妈说：“他们怎么不吃我家的饭呀？”

么妈摇摇头：“唉……”

曼贞跌跌撞撞走进上堂屋，扑通一声跪倒在丈夫灵前，悲痛欲绝地哭道：“保黔，你看见了呀？这就是你们姓蒋的本家兄弟呀！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逼我们孤儿寡母，保黔，你听见了吗……”

4

乡间，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四个轿夫抬着轿子走在石板路上，曼贞娘家派来的余管家尾随其后。

一阵风吹来，把轿帘掀起，露出曼贞凄苦的面容。她怀里抱着幼子宗大，冰之倚在妈妈膝上。

轿夫走上石阶，上山。

山坡上突然冒出两名穿长衫的男子拦轿。

轿子停下。余管家上前打招呼，和拦轿人争吵起来。余曼贞掀开轿帘，说：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轿内冰之吓得哭了，曼贞哄住她。



拦轿人说：“请三太太稍停，族长老爷还有一点事情。”

曼贞怀里抱一个，手上牵一个孩子从轿里走出来说：

“有什么事情，说吧！”

拦轿人：“我们是族长老爷家当差的。老爷说，您家三老爷在世时，欠我家老爷八十块光洋。蒋二老爷告诉族长老爷，说三太太今天要回常德，我们家老爷差我们来讨账。”

曼贞听罢，面带怒容，大声说：

“胡说，我家田产房屋都卖光了，所有债务都还得清清楚楚。还欠你们什么账？你们这是欺负人，要讨账，叫你们老爷跟我到安福县衙门去讨，去呀！”

拦轿人见要去县衙，连忙陪笑道：“三太太，我等……不过是族长老爷家当差的……”

余管家：“哪有这样拦轿讨账的？莫太欺人了。回去跟你们老爷说，有账，去找蒋家大老爷去讨，我家姑奶奶谁也不欠了。让开，莫耽误我们赶路！”

轿子继续在山路上行进。

轿内，曼贞若有所思，两颗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冰之懂事地抽下妈妈胸前扣绊上的手帕，轻轻擦去妈妈脸上的泪水，不解地——

“妈，姆妈——”

曼贞搂紧女儿：“冰之乖，姆妈没事。”

轿子渐渐远去……

5

天已渐黑。常德古城大西门，轿子从城门中通过。

轿子通过街市，店铺大都关门。但店铺门前都挂着灯笼，红红绿绿的招牌、酒幡依稀可见。十字街口一家茶馆里，一卖唱青年女子正唱着常德丝弦《孟姜女寻夫》，茶馆里不时荡出喝彩声。

轿子穿过一条小巷，经过一家院子，高墙内飘出《四季相思》的笛声。

轿子来到一条较宽的街道，在一座石库门前停下。但见门额上挂着一个大红灯笼，灯笼上“余太守第”四个大字分外醒目。

余管家叩响大门上的铜环。

大门打开，轿子抬进大门，穿过前厅天井，一直进到上厅，落轿。

几盏灯笼同时走出来。余管家对着年轻潇洒的主人余云卿说：“老爷，姑奶奶接回来了！”余云卿快步走到轿前，一手扶住出轿的曼贞，叫道：

“五姐！”

“云弟！”

余云卿一手举起冰之，亲了亲说：“冰之小姐长高喽！”



曼贞：“快叫三舅，三舅妈！”

冰之：“三舅！三舅妈！”

曼贞带着悲怆和疲劳，几乎晕倒，几个老妈子、丫环上前，接过孩子，连忙扶住。曼贞在丫环的扶持下，来到后厅母亲灵前，大放悲声：

“娘，您苦命的女儿回来看您了……”

她的弟媳余太太，一个俏俊的少妇，也陪着跪下同哭。一时间，满屋都是哭声。冰之拉着妈妈的衣角也吓得哭了。

余云卿见状，在一旁劝解：

“五姐，身体要紧，歇息去吧。”又对其妻说：

“你劝劝五姐，都不要哭了。”

慢慢地，哭声渐止。曼贞被丫环们扶进房去……

6

天高云淡。余府院中一棵高大的玉兰树上，一阵阵蝉鸣。

天井边，冰之和表姐表兄珠儿、玉儿在一张小方桌上翻看一本《看图识字》的书。曼贞走过来看着孩子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余太太摇着一把绢扇，也笑着走过来。

余太太：“五姐，这书是孩子他爹刚从上海买回来的，说什么要办幼稚园，我看这幼稚园已在俺家里先办起来了。”

曼贞：“不是说办女子师范速成班么，还有幼稚园？”

余太太：“可不！五姐，你不晓得这几个月呀，云卿天天为这事儿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那个和他一同到东洋留学的王宗仁，天天拉着云卿东跑西颠，求绅董、拜知事、找校舍、请教员，不晓得哪来的这么多穷精神，家里的大小事情，从不过问，他这人哪！”

曼贞：“弟妹，云卿这样有作为，是你的福气，我真羡慕他，男人嘛，总得像个男人样。像冰之爹那样，只晓得胡乱花钱，有什么好？呃，他跟你说过没有，开学后我也要去读书呢！”

余太太：“说过的，听说读书出来，可以当女教员。真稀奇，俺也想去看呢，只是拖着这一堆孩子，没有福分。”

曼贞：“弟妹，我是没法子，你姐夫一去，我们孤儿寡母在蒋家是住不下去了，老住在你们这里，也不是办法。如果读了书将来真能谋个教书的饭碗，倒也是个好事，你说呢？”

余太太：“是呀，云卿也是这么想，长久地把五姐关在这像笼子一样的家里，不是太委屈了么？”

曼贞：“那就要麻烦你了，我去读书，两个孩子就托付给家里了。”

余太太：“五姐别这么说，谁叫我是你的弟妹呢？”

在一旁翻着《看图识字》的冰之，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扯着妈妈的

衣角说：

“姆妈，我也要读书！”

曼贞把孩子搂在胸前，爱怜地说：“好！我们都去读书！”

7

一顶顶华丽的的小轿，穿过街市，抬向设在忠靖庙内的“常德女子师范学堂”。

曼贞穿着一件宝蓝色的羊皮袄，黑色缎裙，带着珠儿、玉儿和冰之向学校走来。

背后，几个街坊窃窃私语：

“稀罕，名门之家的寡妇在大街上抛头露脸，盘古开天没见过！”

“还带着一个小丫头呢！娘跟女儿一道上学，真新鲜！”

8

忠靖庙大殿内。几张八仙桌，围坐着衣着简朴的女学生，大家在练习大字。曼贞年纪稍大，身旁一清秀女子，看上去比曼贞小十来岁。曼贞对她说：

“警予，你最喜欢谁的字？”

向警予：“苏东坡的，苍劲、豪放。”

曼贞：“我倒喜欢魏碑，古朴、大方。”说罢，又向身旁另一女生：

“敏芝你呢？喜欢谁的字？”

王敏芝：“我最喜欢赵孟頫的楷书，清秀，好看。”

曼贞：“真正学书法也不容易，考究起来，大有学问。虽专习一家，也还得博览杂观，如能持之以恒，纵不能自成一统，也就看得过去了。”

王敏芝：“五姐在我们同窗姐妹中算是世代书香，听家兄说，当年令尊余老太守真草隶篆，都是了不得的，就连云卿世兄，在常德城也称得是八分专家，日后有便，倒想到府上借几本碑帖看看呢！”



1911年丁玲的母亲（右一）与向警予（左三）等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校友合影





曼贞一边练字，一边微笑着说：“好吧。我现在虽说是寄人篱下，姐妹们到家中小聚，还是作得主的。”

向警予：“好极了！早听说五姐有一位天姿国色的弟媳妇儿呢！”

众学生一阵嘻笑。

9

又是麻阳婆的摇铃声。她一边高叫：

“下操啰，下操啰！”

庙前草坪上。

一位年轻的体育教员在整队。女学生们和幼稚生在练跑步。因为大都为小脚，一个个歪歪欲倒。

跑步停下后，一位戴眼镜的女先生问：

“蒋冰之，你几岁了？”

冰之举起两只手，一手伸出两个指头。

先生笑了笑说：“会唱歌吗？”

冰之：“会唱。乡下汤伯伯教的。”接着唱道：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孩子们一阵喧闹：“我也会！我也会唱！”

跑步又开始。

冰之跑到曼贞面前，拉着妈妈的衣角说：“姆妈！俺和你比赛！”她一拉，两人都绊倒。引起操场上一阵哄笑。向警予连忙跑过来，扶起曼贞母女。

曼贞：“还不谢谢九姨！”

冰之：“谢谢九姨！”

10

风雨交加之夜。余府。余云卿考究的卧室。

书案前，余云卿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淫笑，对外喊道：“荷香！”

女佣荷香在房外应道：“哎，来了。”

楚楚动人的荷香进门：“老爷，有什么吩咐？”

余云卿：“茶凉了！”

荷香：“我这就去倒，老爷。”

余云卿起身，在房中踱步，少顷，荷香进门递过茶碗：

“老爷请用茶！”

余云卿趁接过茶碗时，一把抓住荷香柔嫩的手。荷香一阵慌乱，茶碗摔破，惊恐地：“老爷恕罪！”

余云卿：“不要紧！”冷不防搂住荷香。

荷香：“不，不，我怕，我怕！”

余云卿小声地：“怕什么，太太回娘家去了，你陪陪我不好么！来，宝贝……”

荷香挣扎。余云卿抱得更紧，向床边挪去，一口将灯吹灭。

黑暗中，余云卿撕开荷香上衣。

帐幔抖动。荷香痛苦地呻吟、抽泣……

11

第二天上午。

余云卿手里端着一只精巧的紫砂壶，立在天井中一只鸟笼前，得意洋洋地喂着笼中小鸟，嘴里哼着：“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12

几天后，余府某夜。

余太太倚在宽大的雕花床上。余云卿一边宽衣，一边神秘地对太太说：“呃，听说革命党在汉口那边起事成功了，长沙已经光复，省督军叛跑了，现在是新军主政，常德只怕也要光复了。喂，听见没有？恐怕宣统皇帝也会退位，天下要大乱啦！”

余太太：“天下大乱关你屁事，你还是管管这家里的大乱吧。”

余云卿心虚地：“什么？家里乱了什么，瞎说。”

余太太：“唉，我们那位姑奶奶呀，拖儿带女在家里吃喝拉撒不算，还供他们上学，我这做弟媳的够大度了。想不到昨天还带了一大帮学友来，和王敏芝，还有什么向警予六七个人搞什么金兰结社的把戏，闹得天翻地覆。我这个掌家的，还得陪着笑脸，好酒好菜招待！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管，我也会放大水排呢！”

余云卿听她说完，如释重负。忙凑过去，搂住太太说：

“吓我一跳，我真以为出了什么乱子呢，你这个人呀，谁没有三朋四友的？”

说罢，又搂住太太。

余太太：“讨厌！”同时媚笑着坐起来，把灯捻小……

13

1911年10月30日，常德光复。

一阵阵隆隆的炮声。一队队新军开进城来。新军首领骑着高头大马，甚为威风。

城里所有商家店铺，都挂出白色“汉”字旗，以示欢迎。一时间，全





城鞭炮声大作……

市民们列队犒劳新军。人群中，议论纷纷：

“听说是革命党派来的新军哩。”

“道台、知府全都跑啦！”

“武昌首义成功，长沙光复，皇帝老儿也退位啦！”

……

14

早春，阴雨连绵。

余府后花园里几枝迎春花，在风雨中摇曳。

余云卿手里托着一个水烟袋，望着那几簇花朵，若有所思。但见他不时巴嗒巴嗒吐出几缕青烟，看上去，面容已憔悴了许多。

余太太顺着廊沿走来，没好气地说：“我说你呀，别一天到晚像丢了魂似的。学堂垮了，垮了就垮了呗，谁让你当初不听劝告，我说这事儿是鬼子尾巴长不了嘛，现在怎么样？”

余云卿：“去去去！少说两句好不好？”

余太太：“好，不说就不说。呃，五姐说她已经和几个学友约好了，过几天要去省里女子师范去读书。这嘛，当然是她的福气，我不眼红。不过，我是丑话说在前头，要去，把两个孩子也带去，谁不会图清闲呀！”

余曼贞此时正好从厢房穿过，听见弟媳说她，忙隐身门帘后。

余云卿：“世上就你聪明！你平时对她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家看不出来么？这话还用得着你来说？”

余太太：“哟！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呢，常言道当家三年狗也嫌，她们来了几年，俺可是谁也设敢得罪呀！”

余曼贞立在帘后，泪如泉涌……

15

余曼贞的卧房，昏黄的灯光。

一间宽大的房间，放着一张大床。床前圆桌旁，曼贞正在给孩子改缝一件罩袍，向警予坐在一旁看书。

八岁的冰之在床边教四岁的弟弟宗大念诗：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曼贞和向警予相视一笑。

向警予：“五姐，你们家里人也真太绝情了，你是去上学，又不是去做官，拖儿带女怎么方便啊！”

曼贞：“九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哪。你不用担心孩子，我会寄养在他姨娘家里。古人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大人一天，孩子也一天，不